

朝花夕拾

古道“贩鲜岭”

□余本芳 文/摄

“贩鲜岭”位于定海区白泉与北蝉交界，岭的南面为白泉镇大支村，北面为北蝉礁头山自然村。由大支村登“贩鲜岭”，岭上可见“白北亭”3字，意为白泉与北蝉交界之岭。

这条岭称谓之多变犹如走马灯，趣味四溢：从岭的形状看，好象一只反面的手，称为“反手岭”；解放初，劳苦大众翻身作主人，舟山方言称为“翻兴岭”；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批判修正主义，紧跟形势称为“反修岭”；现戏台后面，高悬一块匾额写道“翻兴岭庙”。事实上，“贩鲜岭”，舟山志书中最早所载为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，北蝉境内：“岭：龙堂岭，可达皋泄；贩鲜岭，可达白泉；小展岭，旧有小展岙，今并入北蝉，岭名小展，由其旧也；黄沙岭，过岭即王大洋。”尔后，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出版由马岙贡生王亨彦所著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第三十二课北蝉、三十三课白泉上所载均为“贩鲜岭”。

“贩鲜岭”之名，印证舟山历史海洋文化之一斑。

定海县(区)的渔业产量，解放前无统计数据。舟山本岛自1950年5月17日解放后，从1951年起逐年有统计数据。据1994年版《定海县志》第193、194页载，1951年鱼类捕捞获3511吨，1955年为8142吨，1960年为13907吨……北蝉有四个渔业队(村)，解放前渔业产量也无统计，直到1956年起才有统计数据。据《北蝉乡志》第206页载，1956年鱼类捕捞获1324吨，占定海县10480吨的12.6%；



岭腰石牌坊

1957年为3371吨，占定海县12068吨的27.9%；1959年为3451.3吨，占定海县11024吨的31.3%……北蝉的渔业产量，最高年份曾占定海县(区)年产量的近三分之一。

这“贩鲜岭”之名源自北蝉的“鱼”，再由头脑灵活、身强力壮的人们，在丰厚的渔利中，赚点“脚板钿”而产生。北蝉渔业之兴盛，在舟山历史上也是比较早的，旧时无冷库，渔民在海上捕获的鱼类，每当渔船一靠泊船埠，就由早已等候的鱼贩们，争先恐后将鲜亮的鱼货买去，再向居民销售。

在民国29年(1940年)日本侵略者未修建简易公路前，“贩鲜岭”是北蝉至白泉的唯一通道。百余名鱼贩们，肩挑数十公斤、鱼货盛得满满的箩筐担，右肩换左肩，左肩换右肩，步履疾如百米跑的运动员，你追我赶，纷纷翻越“贩鲜岭”。然后，有的急赶集市，有的直奔村庄……

旧时“贩鲜岭”，在北蝉一侧的路径，由现“舟山市崑固沥青拌和中心”所在地上去。石弹路，不陡却狭窄，路的一边为高坎，人若不慎掉下去，会摔伤。这条羊肠小道，有时两人迎面相遇，要通过去，必须由一人

礼让。由此，久久为功，形成了不成文而口碑相传的社会公德：空手让挈篮，挈篮让挑担，轻担让重担，重担让花轿，花轿让行贩(舟山方言，鱼贩称为行贩，“行”音读“杭”)。

起初，抬花轿的、陪轿的、吹喇叭的众人，不肯让道，相持不下。此刻，鱼贩发挥平时练成的伶俐口齿说：“依啦所抬的是新娘子，新娘子到新郎家耽误一二个钟头照样可拜堂。结婚三日嘅大小，三日里厢新娘子始终是‘新鲜’的。而阿啦箩筐担内的鱼货，时间是耽搁不得的，否则卖不出去了！”抬花轿的众人听后一想，认为在时间上鱼货确实比花轿紧迫，于是乐意礼让，给挑箩筐担们先过去。从此以后，就成了“花轿让行贩”的规矩。

舟山旧时城乡道路大多狭窄，这种礼让公德也盛行于全舟山，实则发端于“贩鲜岭”。

相比较而言，“贩鲜岭”属低矮之岭。岭的大支村一侧，通往岭巅去的路旁，以前地坎杂草丛生，如今正在建设中。

岭的礁头山一侧，以前的石弹狭路，已不复存在，被劈建成为一家市局所辖企业的场地。现是宽阔的水泥路，中小型汽车可直达岭巅墙门外。路旁先建一座“迎霞亭”，亭子对面路旁又建一座“望月亭”，两座凉亭均为石材。路的正中耸立一道可通汽车的石牌坊，石柱上对联两副，一是篆书，一为隶书。

古道“贩鲜岭”，面貌焕然新。

历史长廊

嵩山道曾有过一次抗击日寇之战

□安然

六横岛旧时被称为“六横山”，因岛上那六条蜿蜒纵横的山峦形象地描写出了六横岛的地貌特征。六横岛的西北边高山崇岭连绵，围成了一道高高的绿色屏障。其中有座高山叫“嵩山道”，六横人简称为“嵩山”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“嵩山道”曾有过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，这次战斗发生在1940年农历年三十的深夜，当时驻扎在嵩山道山脚下洪泉古寺(六横上庄百姓称为“大庵”)里的驻六横抗日游击队第四大队的两个中队和大队所属士兵，正在欢度除夕。政训室主任李俊对战士们说：“目前形势十分紧张，据可靠消息，敌人早晚要大举围剿六横岛，说不定有一次大战斗。今晚是大年三十，明早就是正月初一，敌人知道我们在欢度除夕，很可能趁机进犯，我们务必提高警惕，加强戒备。”

据当时的游击队员忻元寅(军医)回忆，正月初一凌晨，隐隐约约听见机枪射击的声音，忻元寅叫醒睡在身边的战士，对他说，敌人真的来六横登陆了。果然，不到十分钟，洪泉寺的大殿外，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子声。“快快，快，带枪支、弹药！”只听到队长李思镜大声高喊：“快，快上嵩山道！”

此时，深夜像泼了墨，漆黑一

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游击队员立即提着步枪和弹药跑出了洪泉寺，队员们行动迅速，摸着黑，不到十分钟就爬上了嵩山道山顶。待战士们摆好阵势，心神安定下来，东方已微微发白。如此黑夜，日寇是怎样来的呢？

日寇是年三十夜从定海出发，由两艘巡洋舰护卫，直驶到六横岛石柱头外的礁头山礁北面海域，然后将一块块大木板铺在泥涂上，300多个日本兵和60多个伪军登上了龙山大沙浦的塘口，强迫村民带路，越过沙浦岭，先扑向大平庙，攻击教导队。当时教导队里都是一些还未经过正规训练的新兵，再则武器低劣。遇到敌人深夜袭击，打了一个小时，教导队的战士抵挡不住，就被击垮了。

天渐渐放亮，敌人的望远镜看到嵩山道顶上有人影，于是，停泊在石柱头外海上的敌人巡洋舰开炮助威，每隔五六秒钟放一炮，掩护日伪军登山。敌人的炮弹不是飞过山顶，就是在山腰爆炸，游击队战士埋伏在山上，看着敌舰发笑，“你们这些强盗，想要打着我们，还得去阴间练练啦，哈哈……”

天已经大亮，远近山头清晰可见，鬼子兵列队直上嵩山道扑来，气焰嚣张。游击队长李思镜命令全体战士卧倒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鬼子兵越

来越近，刺刀锃亮发光，枪杆子上还挂着日本旗，穿着白色的连衣裤，端着四挺歪把子日制轻机枪，前面机枪不停地向山上扫射，后面鬼子兵列队前进着。

游击队战士凭借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，等鬼子来到了有效射击距离时，一声令下，“打，狠狠地打！”顿时，“乒乒乓乓”枪声大作，这个时候，停泊在海上的敌舰却鸦雀无声不放大炮了，估计是生怕炸着鬼子自己吧。

晨雾岚山再加上枪弹烟火，烟雾弥漫整个山岗，只见大批鬼子机枪猛烈地射击着，蜂拥地往山顶爬上来。游击队寡不敌众，游击队机枪手沈宝法打得枪膛卡了壳，副班长张伯庵掩护着他进行撤退，不料手臂上中枪。这时在洪泉寺侧面的小山上，突然出现一群鬼子，子弹“嗖嗖”地落在游击队员的阵地上，三分队班长邵常德被击中背部……这时大家开始往六横下庄方向的山顶上撤退。没走多远，鬼子涌上了嵩山道山顶。大岩石那边的战士张云标，一个人还在向着敌人放枪抵抗……

游击队撤退到山下后，藏好枪支，一部分战士向海边的积峙村方向退去，十几个战士在海塘上奔跑。积峙村老百姓同仇敌忾，将战士藏在房屋内的阁楼上。日寇追到积峙

村挨家挨户进行地毯式搜查，接连刺死、枪杀刘纪生、刘圣龙等8名村民，烧毁刘祖根家2间草屋，枪杀烧死游击队员2人。战士侯祥海来不及躲进老家乡，躲藏在塘口的草棚里，被敌人发现了，敌人叫他停止打枪、投降。他不从，敌人用火枪击中将他焚死。

积峙村被日寇枪杀的8个人，都是年轻渔民。第二天早晨，整个积峙村沉浸在悲痛之中。

这次嵩山道之战，敌人烧毁了六横岛上的大庙，即嵩山道山脚下的太平庙，整座大庙被烧成了一片瓦砾；嵩山道山下的小岙村里有一台无线电台被毁。抗日游击队第四大队在与敌寇兵力和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，正面战斗一个半小时，终于迫使日寇抬着尸体狼狈地退出六横岛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168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